

胡伯伯教我识字

刘 齐

抗战时,我的父亲刘黑枷从东北流亡到四川,在三台的东北大学国文系读书。他有一个同学,名叫胡鹏,长父亲两岁,湖南娄底人,东大经济系学生。二人所读虽非一个专业,籍贯、口音、爱不爱吃辣椒酸菜亦无法趋同,但一起参加读书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彼此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从那时起数十年不渝。作为晚辈,我也可以做个旁证。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20多岁,在沈阳一家国企当过几个月的供销人员。一次我到南方出差,父亲说,如去长沙可代他看望一下胡鹏先生。父亲不知老同学的确切消息,只是隐约听说,他在湖南省图书馆任职,什么职,不清楚,但毕竟任了一个职,而父亲的工作安排一直没有着落,窝在辽西荒村。

没有胡先生的住址,更没有他的家庭电话,怎么才能联系得到?我住的旅馆倒是有一本公用电话簿,三翻两翻,找到湖南省图书馆的办公室电话,哗哗按了号码。不知是老天爷心有所动,想帮东北小子一个忙呢,还是原本就有好心人等在一旁,总之电话那头非常热情,不但告知省图确有胡鹏这个人,而且细心指点如何寻找胡宅。当时我对电话里的这名陌生工作人员非常感激,多年后的今天,我要再道一声谢谢。按照他的指点,我左拐一个弯,右穿一条巷,很快找到了地方。记得当天长沙落了雨雪,很冷,地上黑而泥泞,天上铅灰一片,有如特大号铝锅压顶,我却比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时还要愉快。

胡鹏前辈文雅,凝重,不说话时像老干部,一说话更像。许多东北人辨识官员有个笨法儿,你得说南方话,至少要说关里话(山海关以里),口音越往南靠,官就可能越大。我们单位有个军代表,在部队撑死也就是个营职,但他说南方话,大家就高看他一眼,他念稿边念白字也不敢纠正。据说广东那边正相反,那边南下的四野军官多,说北方话就很牛。

胡鹏前辈见我来了也很愉快,但没有比较亲近的肢体表现比如握手。依我愚蠢的、模式化的想象,胡伯伯似乎会抱住我的臂膀,端详一会儿说:“唔,像,像黑枷年轻时样子。”没有,没这个情况,老先生只是微笑,用北方人听来颇有感觉的“湘普”,也就是湖南普通话,询问他老同学的现状,留老同学的儿子吃便饭。我们没按当时的主流话语说形势大好,而只是聊家常,父母在农村住的土屋是几间房,吃的是井水还是河水,诸如此类。胡伯伯和父亲两个当年的热血青年,之所以志同道合,结为好友,政治无疑起了关键作用。他们那时的政治是抗战,抗战是那时最大的政治。可是谁能料到,几十年以后,胡伯伯和他好友的儿子相见之时,却只是聊些家常。

聊了一会儿,无意间,胡伯伯说了句湖南方言,见我懵懂,他站起身,四处找笔。我爸在这种情况下也爱找笔或是词典。找到笔后,胡伯伯写下两个工整而艰深的大字:“嫉驰”。当晚停电,那个年代总停电,烛火被胡伯伯带出的风弄得一跳一跳的,他的身影便也跟着跳。见我仍然发愣,他清清嗓,力求使自己的吐字真楚一些,并用人物关系打比方,终于让我明白,这个发音接近“埃及”的词汇,是湘人对老年妇女的一种尊称。那一刻,我觉得远方的父亲跟他的这位同学果然是同学,难怪是同学,“同”得相当可信,相当可亲。数年前父亲最艰难的时候,有一晚也是停电,我们小孩子在黑暗和寒冷中聊天,我说了个成语:否极泰来。父亲在单位锅炉房搬了一天煤,已在隔壁睡下,这时突然推开门,穿着短裤,光着两条瘦腿,就着窗外的微光说,“否极泰来,不念fǒu极泰来,念pǐ极泰来。”

网上查到,胡鹏1972年以后,历任长沙市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长沙市委宣传部长等职。1978年,也就是我拜访之后不久,胡伯伯就因病去世了,终年仅有60岁。网上一篇人物介绍对他有这样的评价:“为民执言,深受群众拥护,尤其在知识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微小说

一分零十秒

李 民

他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妈妈生产的时候,弟弟晚出生了一分零十秒,因为缺氧,弟弟变成了残疾人。本来兄弟俩应该长得一模一样才对,本来他们应该像别的双胞胎一样穿相同的服装。可是,他们不一样。不但相貌不一样,穿的衣服和鞋子、喜欢的口味什么的也不一样。在外面,没人会认为他们是双胞胎。有人说,双胞胎是有心灵感应的,他试过,他和弟弟没有。

他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弟弟。爸爸和妈妈总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给弟弟。好玩的玩具、好吃的水果、好看的衣服……因为,弟弟是残疾人。他不喜欢跟弟弟一起吃饭,因为弟弟的嘴巴总是往外掉饭粒,一碗饭,吃一半漏一半;他不喜欢跟弟弟睡一屋,因为弟弟总是在夜里小便失禁,弄得全家睡不好;他不喜欢跟弟弟一起玩游戏,因为弟弟反应慢,这样的“队友”总是拖后腿……

到了上学的时候,他最愁的事情就是跟弟弟去学校。弟弟上学一波三折,开始时,学校不收,爸爸和妈妈不断找教育局,才破了例。弟弟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但很多事情弟弟自己做不到,他是哥哥,有责任照顾弟弟。他上学和放学要推着弟弟的轮椅,弟弟上厕所也得他帮忙,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厌恶得很。尤其是面对同学异样的目光时,他的心更是脆弱得如一片玻璃。他能听到那片玻璃破碎的声音……

尽管内心有很多委屈甚至是怨言,但他还是做着一个个哥哥应该做的。在学校,弟弟有时候会尿到裤子里,他就给弟弟换上干净的裤子。别的同学在操场上跑步,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因为弟弟需要他。他要是不要在旁边,就会有调皮的同学搞恶作剧。

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循环上演,直到他和弟弟读完了小学。弟弟要去镇上读初中的计划没能实现。原因是弟弟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镇上离家远,他也要学习,不能随时照顾弟弟。

他再也不用每天推着弟弟上学了,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飞驰到镇上的学校,就像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他回到家里,在弟弟面前强忍着激动和兴奋。

他心里想,没有弟弟在身边拖累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

那一年他因为短跑成绩突出,被学校选拔参加全县的运动会。据说,县体校的教练看中了,他回家就把这个好消息跟爸爸和妈妈说了,弟弟听见了,为了这件事,还哭了鼻子……

他彻底吸取了教训,在学校有什么好事情,回家不再说了,他不想让弟弟难过。

他果然被教练选中了,要到县体校的集训队集训半个月,他把消息悄悄告诉了爸爸,对弟弟,他守口如瓶。

在体校训练的时候,他心里特别轻松。一天中午,老师说有人看他来了。烈日下的校门口,他看到妈妈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弟弟。

那一瞬间,心里玻璃破碎的声音再次响起。他知道一定是弟弟知道了体校集训的事情,一定要来……

妈妈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赔着笑说:“弟弟知道你来集训,怕你晚上睡不惯这里的枕头,非要我带着他来给你送枕头!我们马上就走,你安心训练吧。”

弟弟的怀里抱着一只枕头。那枕头是他以前睡觉用的。他有一个习惯,只有同屋的弟弟知晓,他喜欢睡硬枕头。

在体校,软软的枕头让他几个晚上都睡不踏实……

弟弟用难看的表情朝着他笑。他对弟弟太熟悉了,在别人看来,弟弟的表情都一样;表情难看甚至有点儿狰狞。只有他懂得那表情里有不一样的含义……

那一刻,他似乎明白了:双胞胎是真的有心灵感应的。

他有点儿哽咽……接过妈妈手里的轮椅,把弟弟推到跑道上。

他大声说:“同学们,这是我弟弟,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我们出生的时候,他叫我先走了一分零十秒……不然,他也是一个跑得很快的人!”

一个叫塔山的村庄

(组诗)

张日新

一个叫塔山的村庄

阳光的脚步
迈在海上,浩浩荡荡
海面上,一个叫塔山的村庄
洒满了金色与蔚蓝

村庄的岁月,英雄站立
村庄的故事,文人仰望
塔山纪念馆的两旁
海风四季抚摸
村庄向海
在春天的暖阳下
讲述一个个英雄的故事

两个石碑

站在海岸
我看见两个石碑
问大海,时光有多远
大海无语

海的一边,石碑站立
1930年标记的下面
刻着前人到此的足迹
石碑,容颜老去
依存的留痕,向着大海
朝朝暮暮
石碑上的数字
望着大海在此沉睡

阳光迈出的脚步
海上没有足迹
那些等候踏上归途的人
叹海怀乡的影子
成了今天海滩的芦苇

两个石碑
一个彰显民族的崛起
一个沉默了归途的哭泣

霞光里

早晨
我一个人赶海
海上的红日问我
小船是不是在打捞昨夜
涨潮而来的海螺
我说
一辈子刚刚望见大海的人
根本没料到那就是渔家人的生活
一夜打撈
晨打撈
在日出的霞光里
小船就装满了
宁静、希望、欢笑

海中的山

山在海里
人在岸上
一条退潮露出的小路
切开大海
水有了歇脚的驿站
人有了快乐的边缘
站在海边
海水打开了女人的心界
空间放远,海天一色
一个孩子
在架架山的顶上呼唤

两只小狗
奔跑在海滩
暮下日子的休闲
不打招呼的人们
低头,一心一意地打撈
生命过往的秘密
总想有一天
成为海中这座山
亲吻一个母亲的温柔
靠住一片辽阔的海天

海天一色

太阳的脸
脉脉含情
在大海上游荡
微风迭起的波浪陶醉

早晨
像个诗意的孩子
给时空的远方送去
我们岁月的童话

海天一色
自然醒来的大海
容下了一个世界的寂寞

秋雨之后

透过树木的缝隙
我看到了蓝天远远的姿势
枝叶剥开的远方
挂满了童年的思念
蓝天在阳光的路上走远
秋雨之后的绿色故事
填满心田
生命灿烂蓬勃
白杨树的叶子抖着阳光舞蹈
燕子的脆鸣
麻雀的吵吵
还有微风送来的各种清香
爱在这里团聚



插画 胡文光

壮烈的追寻

于连胜

山记得水也记得
一场战争
太行山凝聚万里长城的愤怒
最后的吼声成了国歌
黄河成了一道咆哮的伤口
流淌不屈的血
民族魂在血与火的锤炼中复活

死壮烈生更壮烈
鲜血浇灌的根操成拳头
深深地紧握
生出和平之树
枝上开满花朵
脚下岩石变成红色
凝固着根的坚强
长出新中国、新世界

刀记得枪也记得
皇姑屯事件 北大营炮火
卢沟桥事变 南京同胞的血
痛苦在几代人的骨头里
深深地铭刻

云听过雨也听过
枪声和炮声是神州呐喊
是龙的传人吼出的歌

日见过月也见过
如江的汗与血
涨满历史的长河
侵略与反侵略你死我活
历史总会有公正判决
留下天翻地覆
染出红旗如血

风思雷雨也思索
多么需要和平
和平之中又多么需要和谐
在枪炮声平息以后
人类把警世钟敲响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让未来的孩子不再受到
战争的威胁

警世钟在故乡的上空鸣响
震撼长空
飞起只只和平的白鸽
凝固的记忆
似水涌来
和长江一样的浪
与长白山一样的雪
我在浪里、雪里鲜活
我是正义、是和平
风里有我雪里也有我

会说话的汉字

白远新

认识一个汉字,就像认识一个人。认识许多汉字,就像认识许多人,并与许多人说话。汉字说话,就是一篇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歌。

综艺节目《朗读者》让朗读者读小说、散文、诗歌,给大家听,不就是汉字说话了吗?

就在《淮南子·本经训》里,有一句非常动人的话:“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句话的意思是,仓颉创造了汉字,天地已不能隐藏私密了,上天被感动下了一场粟雨;鬼魅已不能隐藏行迹,在夜间哭了起来。由此,写作者开始用汉字记录生命中每一个动人的瞬间。汉字的出现,就像一场暴风雨,洗刷了之前的蒙昧和黑暗,开启了一个新的文明。

小说是由汉字拼凑而成的一个个故事。小说用以建构虚幻世界的砖瓦木石,唯有一个个汉字。作家崔道怡说:“小说里的汉字要修辞,得有比喻,有夸张,有情调,有味道,有节奏,有旋律。”小说里面有成语也有土语。“嘤瑟”是东北的一句土语,它们在小说里出现后,好多文章用上了“嘤瑟”这两个汉字,也有不少人说上了“嘤瑟”这句土语。崔道怡又说:“小说的语言要有声响,有色彩,有质感,有动态。”《红楼梦》里刘姥姥初见王熙凤,见她“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贵妇的服饰,使农村的老太太

眼花缭乱。这就是色彩。宝玉去找黛玉,路上“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锦重重地落了一地”。用锦缎形容落花,可以让人感受柔软、细腻而滑润的触感。这叫有质感。当然千八百字的微小说,也是小说。微小说像蜜蜂。有蜜,有刺,小身体。有蜜即有诗意;有刺即有讽喻;当然,还要短小精致。

散文的汉字大多没有长中篇小说多,但它里面有有用汉字书写的好风景。写散文还不能忘记社会。作家郁达夫说:“现代的散文,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是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

一首诗里的汉字很少,可它一个字能顶许多字。口袋里装着摇摇晃晃的诗歌新闻,羚羊的眼神里站着不安的命运,那些秦砖汉瓦上的只言片语,岁月是手握尺子和剪刀的裁缝,酒杯里的江湖一决人间高下,把垂落在地的爱情扶到瓜架上……诗让人们用汉字抚摸家乡田野或道路,用熟悉的脚步走完一座城市的陌生。

每个中国人的一生,大多会用汉字四亿次,有出处的汉字总数近十万个,而经常用的汉字却不到四千。以往的汉

字学习,大家更关注汉字怎么读,怎么写,至于写作者得相应运用汉字比喻、夸张、铺排、省略、借代、映衬、双关、层递、对偶、排比、反复、婉曲以及倒装句、歇后语等手法,以使叙事抒情,如歌如舞,赏心悦目。

今天,汉字已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上中文,爱上汉字,迷恋汉字。这些年来,很多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外国读者对这些译作反响不错,许多文学爱好者领略到中国文学的魅力、中国文化的魅力。

迟子建是我喜欢的作家,她出生在中国北部的小村庄,她的小说《白银那》《原野上的羊群》《向着白夜旅行》等我都喜欢,特别是短篇小说《亲亲土豆》《北国一片苍茫》《鱼骨》等,叙述的稳健、沉静,是女性作家中少有的。她的好多篇小说被译为外文,让外国人读到了中国的小说。她出版的意大利文作品,其中有两部是由法语版本翻译过去的,不是由汉语直译的翻译文本,她都有不信任感。各种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造成了翻译不可能尽善尽美地表情达意。我们可以直接读懂汉字,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幸福与幸运。

让我们一起学习汉字,用好汉字,用汉字来领悟天地之美,领悟历史与空间的辽阔,把对汉字的感悟升华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插画 董昌秋